

逍遙遊（節錄）

莊子

惠子¹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²，我樹之成而實五石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⁴。剖之以為瓢⁵，則瓠落無所容⁶。非不呴然⁷大也，吾為其無用而掊之⁸。」莊子曰：「夫子固拙於用大⁹矣！宋人有善為不龜手¹⁰之藥者，世世以洴澼絖為事¹¹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『我世世為洴澼絖，不過數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¹²，請與之。』客得之，以說¹³吳王。越有難¹⁴，吳王使之將¹⁵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，裂地¹⁶而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¹⁷；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洴澼絖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¹⁸，而憂其瓠落無所容，則夫子猶有蓬之心¹⁹也夫！」

惠子謂莊子曰：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²⁰；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²¹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²²。立之塗²³，匠者不顧。今子之言，大而無用，眾所同去也²⁴。」莊子曰：「子獨不見狸狌乎²⁵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²⁶；東西跳梁，不辟高下²⁷，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²⁸。今夫斃牛²⁹，其大若垂天之雲；此能為大矣，而不能執³⁰鼠。今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³¹，廣莫之野³²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卧其下³³；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³⁴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³⁵？」

一、作者簡介

莊子（約公元前 369—公元前 286），名周，戰國時宋國人。他是道家的代表人物，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者。後世將他與老子並稱為「老莊」。據說他曾隱居南華山，故唐玄宗天寶初，詔封莊周為南華真人，稱其著書《莊子》為《南華真經》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《莊子》當是集合莊子及莊學後人的篇章，再經整理而成，分為內篇、外篇與雜篇。道教奉《莊子》為經典，也稱為《南華真經》或《南華經》。據司馬遷《史記》所載，《莊子》有十萬餘言，由漢至晉之間，有五十二篇。今本所見《莊子》則是三十三篇，七萬餘言，應是郭象作注時所編定。歷代《莊子》注本，以郭象注、成玄英疏最為重要。

本篇節錄自《逍遙遊》。《逍遙遊》是《莊子·內篇》首篇文章，旨在說明人應當不受任何束縛，使精神活動達至縱任不拘，優游自在的境地。

三、注釋

1. 惠子：姓惠名施，戰國時宋國人。他是「名家」的重要人物，主張「泛愛萬物，天地一體」；又認為萬物流變無常，所有東西的性質都是相對的，事物之間沒有絕對的區別。惠施的著作沒有傳下來，僅《莊子·天下篇》中記述了他的一些觀點。
2.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：魏惠王送給我大葫蘆的種子。貽：贈送。◎[兒]，[ji4]；曾[yí]。瓠：葫蘆。◎[護]，[wu6]，或讀作[胡]，[wu4]；曾[hú]。種：種子。
3.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：我種植了大瓠，它成長而結出的果實，有五石之大。石：中國古代容量單位，十斗為一石。◎[擔]，[daam3]或[sek6]；曾[dàn]或[shí]。
4. 其堅不能自舉也：它(大瓠)的質地不夠堅硬，用以盛水，無法把它拿起來。堅：硬度；舉：擎、拿起。
5. 剖之以為瓢：把它割開來做瓢。剖：破開，中分。◎[瓿]，[pau2]；曾[pōu]。瓢：用以舀水或盛酒的器具。
6. 則瓠落無所容：指瓢大而平淺，容不下東西。另一說瓢大而無處可安置。瓠落：同「廓落」，大，空廓的樣子。瓠：◎[鑊]，[wok6]；曾[huò]。
7. 呷然：虛空而巨大的樣子。呷：◎[僥]，[hiu1]；曾[xiāo]。
8. 吾為其無用而掊之：我因為它沒有用處，就把它打碎了。掊：擊破。◎[瓿]，[pau2]；曾[pōu]。
9. 拙於：不善於。用：利用。大：指大物，作名詞用。
10. 龜手：皮膚受凍裂開。龜：通「皺」。◎[軍]，[gwan1]；曾[jūn]。
11. 世世以洴澼絖為事：世世代代都以漂洗棉絮為業。洴澼：漂洗。洴：◎[平]，[ping4]；曾[píng]。澼：◎[闢]，[pik1]；曾[pì]。絖：棉絮。◎[廩]，[kwong3]；曾[kuàng]。事：事業。
12.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：現在一旦賣出這個藥方就可以獲得百金。鬻：賣。◎[育]，[juk6]；曾[yù]。
13. 說：遊說。◎[碎]，[seoi3]；曾[shui]。

14. 越有難：指越國入侵。
15. 吳王使之將：吳王就派他領兵。將：領兵，作動詞用。粵[醬]，[zoeng3]；
普[jiàng]。
16. 裂地：割出一塊土地。
17. 能不龜手一也：同樣一條能夠令手不龜裂的藥方。一：同樣、同一。
18. 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：為何不考慮繫着當作腰舟而浮游於江湖之上？樽：古代盛酒的器具。這裏是指形似酒器，可以拴在腰間以助漂浮的游泳工具，古時稱「腰舟」。
19. 有蓬之心：一說指心中如塞了蓬草，閉塞不通。一說指心思如蓬草，迂曲不暢，閉塞不通。蓬：一種卷曲不直的草。粵[篷]，[pung4]；
普[péng]。
20. 人謂之樗：人們都叫它做「樗」。樗：落葉喬木，木材皮粗質劣。粵[書]，
[syu1]；
普[chū]。
21.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：它的大樹幹盤結而不合繩墨。擁：通「臃」。中：符合。粵[眾]，[zung3]；
普[zhòng]。繩墨：木匠用來畫直線的工具。
22. 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：它的小枝彎彎曲曲而不合規矩。卷曲：彎彎曲曲。卷：屈曲。粵[權]，[kyun4]；
普[quán]。規矩：兩種工具，規用以畫圓，矩用以畫方。
23. 立之塗：生長在路上。塗：通「途」。
24. 去：離棄。粵[許]，[heoi2]；
普[qù]。
25. 獨：豈、難道。狸：狸子，也叫野貓、山貓。粵[離]，[lei4]；
普[lí]。狌：同「鼴」，黃鼠狼。粵[生]，[sang1]；
普[shēng]。
26. 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：卑伏着身子，等待出遊的小動物。敖：通「遨」，出遊、閒遊。粵[熬]，[ngou4]；
普[áo]。
27. 東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：東西跳躍，不避高低。梁：通「踉」，跳躍。辟：通「避」。
28. 機辟：捕捉鳥獸的工具。罔罟：漁獵的網具。罔：通「網」，用繩線等結成的捕魚捉鳥器具。罟：魚網。粵[古]，[gu2]；
普[gǔ]。
29. 麋牛：即旄牛。體矮身健，毛長，耐寒，耐粗飼，尾毛蓬生，可作旌旄。麋：粵[離]，[lei4]；
普[lí]。
30. 執：捕捉。
31.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：為何不把它種在空闊無垠的原野上？樹：種植。無何有：甚麼都沒有。鄉：處所、地方。
32. 廣莫之野：遼闊廣大的曠野。廣莫，亦作「廣漠」，遼闊空曠。
33. 徇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卧其下：隨意地在樹旁徜徉，自在地在樹下躺臥。徇徨：縱任不拘。逍遙：優游自在。
34. 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：不遭受斧頭砍伐，沒有東西來侵害它。夭：摧折。
35. 安所困苦哉：又有甚麼艱難困苦呢？

四、賞析重點

本文第一段談「善於用大」，莊子先借惠子與自己處置大葫蘆瓜的不同方法，帶出世人拙於用大這話題。惠子有大葫蘆的種子，種成大葫蘆瓜，用以盛水，但因它不夠堅固而不能承重，剖開來做瓢卻大而平淺，容不下東西，惠子覺得它大而無用，於是把它擊碎。莊子認為這是不善於用大的表現，他向惠子講述宋國人賣「不龜手之藥」的故事，從而指出善於用大的重要：同樣是「不龜手之藥」，製藥的人世世代代在漂洗棉絮工作時用它來保護雙手，後來因賣出藥方而得到百兩黃金，不過買得藥方的人卻因而得到土地封賞。換言之，以不同方法使用同一東西，可以得出迥異的效果。因此，莊子建議惠子將大葫蘆瓜當作大腰舟，浮游於湖海之上，就不用憂心它大而無處可以容納了。

第二段講「無用之用」的意義。惠子說自己有一棵大樹，人們都叫它做「樗」，由於它樹幹盤結，小枝彎曲，不合繩墨和規矩，難作木材、家具，因此木匠都不屑一顧。惠子借此批評莊子，指其言論就是如此大而無用，沒人理會。莊子舉野貓、黃鼠狼，以及驥牛為例加以反駁，指出前二者雖然機巧，但是結果墮入了捕獸的陷阱，死在羅網之中；而體形龐大的驥牛，雖不能捕鼠，但功能卻很大，這就像「樗」樹，看似大而無用，但卻不會被人砍伐而得以存活。莊子建議惠子將大樹種在渺無人煙處或廣闊的曠野上，然後逍遙地徘徊其旁，躺於其下。

綜合上述內容，莊子批評惠子拙於用大，並指出懂得用大的重要。有學者指出這不是莊子思想的終極，莊子認為更重要的是了解「無用之用」的意義。例如傅佩榮在《向莊子借智慧》一書中說：「惠施將他（莊子）比擬為無用的大樹，他在回答時，先指出『有用』的限制與危險，也說明『無用』的平安與趣味。但是讀到最後，他好像結合了大樹與人，認為兩者都可以得到保全，並化解一切煩惱。是大樹讓人擺脫了煩惱，而大樹自身也解消了一切煩惱。」顯見「無用之用」之大用。

這兩段文字節錄自莊子《逍遙遊》，透過莊子與惠子兩人的辯論，批評惠子執着於「有用無用」的定見，而「拙於用大」，未能順應事物的「無用」之性找到其「大用」。從而闡明《逍遙遊》的主旨，即是要破除成心定見，順應自然，並靈活變通，才能全身遠害，獲得精神上的逍遙自在。

在藝術技巧方面，可從四方面說明：其一是善於以寓言說理。魏王贈惠子大葫蘆瓜種子的寓言，其含意是從惠子的角度說明有些東西是大而無用的；「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」的故事也是寓言，莊子用之以說明同一種事物，拙於用大的人只落得平凡境遇，善於用大的人卻能封官進爵。善用寓言能使文章內容更豐富，又可增加故事性和趣味性，讓讀者留下深刻印象，同時又能引發讀者深思，達到有效的說理效果。

其二是善用對話。本篇所選的兩段文字各由惠子與莊子的一次對話構成，這樣安排可增加故事的可讀性和現場感。莊子講「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」的故事時，又在對話中再加插對話，讓讀者好像親身經歷了他們的討論過程，直接聽到宋人跟族人說的話，得悉他們結果是為了百金而決定賣出藥方。這段說話一方面顯示宋人對賣藥方一事是慎重的，另一方面又凸顯了宋人拙於用大的形象，他們隆重其事的決定，所得只有百金，而買藥方的人則獲封官進爵，兩者所得的實在是雲泥之別，這就形成強烈的對比，讓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其三是比喻與誇張的高度結合。惠子以「樹之成而實五石」的大瓠比喻莊子的言論大而無用，後來莊子建議惠子將大瓠繫着當作腰舟而浮游於江湖之上，以說明善於用大的道理；而果實有五石之重的葫蘆瓜是世上所無，這是運用了誇張手法。將誇張與比喻巧妙結合，能加強感染力。莊子提到「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」、「東西跳梁，不辟高下」的狸狌，最終死於網罟之中，比喻聰明機智的世人，終不免被人所害；「其大若垂天之雲」雖「不能執鼠」的鰐牛，卻「能為大」，用以比喻看似大而無用之言論，其實卻有大用；鰐牛「大若垂天之雲」則又運用了誇張手法。兩種手法密切結合，既能化抽象為具體，又能變平凡之物為雄奇形象，從而加強說理效果。

其四是多用對偶，如「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」，「中於機辟，死於罔罟」，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卧其下」。運用對偶，使文字產生對稱美；與整篇以散文為主的文字相配，則又形成駢散結合的自然效果。